

1968 年我刚分配进厂当学徒时才 17 岁,为了和即将各奔东西的四个同班要好同学拍摄照片作分别留念,因此仗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向因“文革”下放到车间的技术室梁工程师开口借照相机用。经过梁工用光、速度、取景的要领点拨,我就学会了用他的蔡司折叠式照相机拍照。当时在桂林公园用 120 胶卷拍摄的照片至今还在我那本老照相册里存放着!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交际的需要,要拍照的机会越来越多,虽然我每次向梁工借用,都没有“倒霉”过,但我自己也总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发誓想拥有一架属于自己的照相机!不过,那时的收入实在有限,因此星期天跑徐家汇、淮海中路上的旧货店,想淘一架几十元钱的旧相机。因为不懂行,曾经买过的两架老式相机,在店里操作一



近日我得见一件南宋湘湖窑划花芦鸂鶒影青釉碗。细细观摩后,我有了些许感悟。

如图所示,该碗釉色呈现南宋湘湖窑所特有之湖蓝色,其外底又削出圈足一轮,不施胎处显米黄。另复以篾片、铁刀调汁先于外壁饰划绘仰覆莲花,后在内底划描一丛芦苇、一只水鸂与大块留白相互映衬,寥寥数笔却显出无限生机,不禁让人击掌叫好。试想即便清初八大、渐江、髡残也难保不会欣然取法的。

那么,这等高超的作品又是如何会由普通的南宋湘湖窑窑工创作出来呢?鉴于明清易代时,新安画派对于当时景德镇青花瓷绘的影响,笔者因之以为这也是当时某些绘画流派影响的结果。由于该碗划花用笔简略,故而笔者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南宋时期著名的梁楷减笔画派。

梁楷,生卒年不详,活动于 13 世纪初,曾于南宋宁宗时担任画院待诏。其所绘山水、人物、翎毛花鸟虽多是寥寥数笔,但往往以简洁的笔墨准确地抓取事物的本质特征,充分地传达出了画家的感情,从而把写意画推入一个新的高度,使人耳目一新。

这种艺术个性与其平生经历颇具渊源——梁楷是个参禅的画家,不拘法度、放浪形骸,与僧侣交往甚密;同时,他又是一个行径特异的画家,好饮酒,酒后的行为不拘礼法,人称是“梁风(疯)子”。这种自然率真的品行使得这位笔力出众的南宋画院翘楚即使得到皇帝特赐的金带,也依然会因无法忍受奉诏作画的限制与压抑而最终挂带而去。凭着风骨清奇的笔墨和特立独行的做派,梁楷于无意间引来众多拥趸,以致后来形成南宋画坛一大流派,扩及海外、影响深远。身处商品经济发达的南宋时期的湘湖窑窑场主正是由于捕捉到了社会喜好的所在,才会促使窑工在原有划花工艺的基础上将梁楷的减笔画风格从纸面移植到瓷器上,也因此使得我们于今日还能欣赏到如此精湛的宋代瓷器装饰艺术,进而体会到梁楷身上那焕发异彩的独立人格的魅力。

20°角不清的海鸥 4A 相机

◆ 马蒋荣

切都好,但回家装进胶卷拍摄就一塌糊涂了,不是冲洗出来的胶片分不清人眼和鼻子,就是底片一片漆黑——不仅没有照好一幅照片,还浪费了不少买胶卷和冲洗胶卷的钱!无奈之下,我不得不折价卖掉了这两架麻烦的相机。

时间到了上世纪 70 年代末,我成了家又有了儿子,要照相的机会就更多了,于是咬咬牙节衣缩食了好几个月并经过全家人同意准备用 130 多元钱买一架海鸥 4C 相机,因为这机器在海鸥双镜头反光照相机中不仅价格便宜,而且既可拍 120 胶卷,又可拍 135 胶卷。但此型号的照相机在商店里根本买不到!一次

在南京东路上的冠龙照相器材商店,营业员介绍,我买下了这架在相机顶盖的机号边钻有 φ2 毫米孔并填上白漆的 20°角不清 4A 相机,160 多元价格还贴上了我当时全部的“私房钱”!

关于这“20°角不清”,记得营业员是这样说明的:对一般摄影爱好者的拍照完全不会有任何影响,只是在需要高清晰度的工业摄影时可能会出现瑕疵!现在这价格比正品要便宜 30 多元,而且这 4A 是海鸥 4 型双镜头照相机中最高端的,能自动上快门,因此物有所值!

自从有了这架相机,我又自己动手拼装了一架放大机,从此我几

乎成了“摄影师”,家里人、亲戚的照相以及和同事朋友去旅游时的拍照都由我负责,甚至到乡下探亲、吃喜酒我都带着这架相机,因此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瞬间!特别是同事为我在 1980 年参加化工局金属切削比赛并获得中级车工第一名时照的全神贯注操作的照片,至今我还经常欣赏,回忆年轻时那拼搏的经历!

当时用这架 4A 相机拍摄照片,感觉真的是太好了。至于那个“20°角不清”,我曾经把照片放大到 16 英寸也丝毫看不出,营业员的承诺真是一诺千金!

不过,如今我早就不用这架



4A 照相机拍照了。用的数码相机也不止一架,但这架出厂就有瑕疵的特殊照相机将永远是我的珍藏,因为她不仅珍藏了一段难忘的历史,更珍藏了那个时代厂家和商家可贵的诚信!

巧遇竹刻老笔筒

◆ 黄国祥



了一家又一家的古玩店。我抱着随便看看的心态,走进一家稍大点的古玩店,眼睛扫视了一圈,忽然发现店主木架上的一件“刘海戏金蟾”竹雕笔筒(见图右,高 13.5 厘米,直径 9.1 厘米)。从外观神韵来看,一眼货,就是件老东西。我忙叫店主取下并上手细看,很快便胸有成竹。店主说自己昨天刚从一朋友手中收来,愿在来价的基础上只加 200 元予以转让,我见店主实诚,没多假思索便答应其卖价,遂当即付款。

“刘海戏金蟾”典故出自道教,由传说的辟谷轻身的人物附会而成。金蟾是一只三足青蛙,古时认为得之可致富,寓意财源兴旺,幸福美好。在民间文化中,“刘海戏

蟾”还有繁衍子嗣、人丁兴旺的吉祥寓意。此件作品在光洁尽显的竹肌底子上,高浮雕一盘腿坐于扫帚之上的刘海,其前额高秃,肥头大耳,长发挂肩,上身裸露,随意置一条长披巾;右手按于帚柄上,左手拿捏着铜钱,并俯身戏逗前面不远之蹒跚爬行的三足金蟾。细观笔筒:主题概括、焦点突出,主宾分明、虚实相间;刘海刻画细腻,面部生动传神,发丝细密可见,肌肉强壮,足趾分明,扫帚也纹丝明理。此“刘海戏金蟾”笔筒虽无落款,但系典型的“薄地阳文”雕刻技法,与已发现的吴之蕃款之“刘海戏蟾图笔筒”相比,纹样并无二致,结合其色泽深沉光滑、刀工简练精雅、人物生动传神

及拙中见巧艺术效果,大致可推断为清康熙年间的作品。

这件竹器由于年代久远或保存不善,刚到手时已有些变形。我岳父看见后十分心疼,特制了一个不锈钢活动紧固件套住笔筒,经过数年的慢慢校正,笔筒形状已从椭圆变为正圆了。“刘海戏金蟾”笔筒成为了我竹刻藏品中花钱不多却最值得珍视的一件。岳父张寿康老先生十分喜爱新民晚报的《民间收藏》专版,并将我发表在上面的竹刻系列小稿及他喜欢的文章一一剪下,然后在自制的文本上黏贴成册。他还赋诗寄语我:“新民副刊夜光杯,周日民间收藏版,参与亦可治情操,充实休闲多精彩。”

一套《三国演义》香烟牌

◆ 阮鉴祥



我父亲生前酷好读古书,除了收藏有旧版的《三国演义》《金圣叹评点水浒传》、篇首配诗《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等书籍外,还收藏不少早期的香烟牌子,其中最不易收齐的,当数一套 150 枚的《三国演义》人物香烟牌。

据父亲告知,这种香烟牌是当时的英商驻华英美烟草公司为推销其生产的香烟而特意制作附装于香烟盒内的,每包香烟只装一枚香烟牌,一套《三国演义》香烟牌就分别装在 150 盒香烟内,但并不按顺序装入,可能你拆开几千包香烟

都不一定能集全整套香烟牌,故而父亲为集全这套香烟牌,费了不少心血。父亲那时并不抽烟,他收集的方法一是向吸烟的亲朋好友讨要,二是外出途中留意地上有没有丢弃的香烟壳子,捡起来掏掏看,三是与他人交换。为了换到有些稀少的人物香烟牌,往往不惜用数枚换一枚。就这样,断断续续花了五六年时间,总算集全了整套来之不易的香烟牌。有一位也爱收藏的同

事曾愿出十块银元购买这套《三国演义》香烟牌,被父亲谢绝了。

我小时候也很喜欢香烟牌,但那时扩搞到的并非装在烟盒内,而是买来印好各种彩色图案(也有三国人物)的一大张按线条裁剪开来,故从严格意义上说只是纸玩片,不算名副其实的香烟牌子,由此对父亲那套正宗的香烟牌格外垂青乃至垂涎,很想弄到手。但父亲除了偶尔拿出来让我们兄弟姐

妹开开眼界,始终藏于隐秘处。

天有不测风云,2005 年底,父亲突然发病吐血,送医院抢救尚未交代后事就去世了。他收藏的有些物品如养老金存折都不知放在何处,更遑论那套香烟牌了。幸好老天有眼,老母亲近日在翻检旧衣柜时,无意中找到了那套香烟牌,并交由我保管和继承。

喜出望外之余,我借助放大镜仔细品鉴这套珍贵的香烟牌,见其每枚尺幅为 65×35mm,正面为彩色人物绣像并编有序号,背面为《三国演义》书中刻画该人物的一首诗,如董卓的诗为“霸业成时为首王,不成且作富家郎。谁知天意无私曲,郿坞方成已灭亡”。貂蝉的诗为“殄灭国贼,西施后身;汉朝臣宰,不及妇人”,十分形象传神。令我不解的是,其人物排列序号既不完全按尊贵地位,也不以国别归拢,而是跳跃式穿插,如刘关张的排列序号就分别为 39、19、62。另外,序号 92 标名为“二乔”,绘有大乔和小乔二人,从而使 150 枚一套的《三国演义》香烟牌上共展示了 151 位三国人物,几乎囊括了《三国演义》小说中所有出场的有名有姓人物,而且各人的服饰、姿势、表情均不相同。时下除了笔者,不知还有谁集有相同的这样一套《三国演义》香烟牌。